

# 一把呢喃的镰刀

钟读花



暮归 李昊天 摄

一把镰刀，农闲的时候，通常挂在墙壁上，是堂屋的南墙。那些日子，镰刀显得很落寞，无用武之地，只是寂然地收割着风，收割着阳光，收割着悄然流逝的时间。

一把镰刀，在一年里，初开镰刀，总是在麦收时节。

麦子黄了，一步步走向成熟。这个时候，乡下人会常常到麦田观察，一趟，两趟……忽然，那一个晚上，乡下人从南墙上取下了镰刀，拂去表面的灰尘，走向一块磨刀石。

那个晚上，一定有月光，月光柔和，照在磨刀石上，照在磨镰农夫的脸上。月光明亮，磨刀石也明亮，噌噌噌……的磨镰声，像一道道温柔的月光，在这个晚上弥散着。一推一拉，农人把力量注入一把镰刀上，一段时间后，磨镰的老农，停止了摩擦，他把镰刀举起，对着月光，然后，用手指在镰刀上轻轻一弹，清脆的响声，散射开来，射进一道道月光里。此时，月光明亮，镰刀更明亮，锋利的镰刀，散射着逼人的锐利光芒。

农人笑了，脸上绽开了熏风般温软的笑容。

第二天，天一亮，那把镰刀，就挥洒在了一块金黄的麦田里。

镰刀，持在农人手中。粗糙的大手握住镰柄，力量通过强壮的臂膊，注入在这把镰刀上。镰刀不停地挥动，麦子一片片倒下，一片片倒下的麦子，在麦田里横陈着，玉体一般展示着自己的成熟之美。阳光明亮，一挥一落间，镰刀收割着小麦，也切割着阳光，被切割的阳光，透过镰刀，散射出一道道耀眼的光

芒。许多的人在割麦，很多把镰刀在挥洒，放眼望去，大片的麦田里，到处都是跳跃的镰刀光芒——照亮一块麦田，划破天空的寂寞，也刺灼着人的眼睛。

此时，农夫挥洒的是一把镰刀，也是一份激情，一种力量。

麦收结束了，这把镰刀并没有因此而闲了下来。

盛夏时节，雨水丰沛，杂草疯长。如果你是一位熟悉农村的人，

你就会知道，在这个时节，农人出门下田，总会顺手带上一把镰刀的。此时，一把镰刀，是一件工具，也是一件“搭伴”。看到有杂草侵地了，就顺手割一阵；看到藤蔓疯长了，也顺手切割一下；若然，树枝旁逸斜出，也不客气，镰刀落下，斜枝旁落。此时，一把镰刀，就是一种“截断”，就是一种“清除”。

不过，一把镰刀，其最大的用

途，还是“收割”。镰刀收割庄稼时，总会发出“嚓嚓嚓……”的声响。我喜欢这种声响，乍一听，似乎很单调，细一品，却是大有味道。它具有明确的节奏感，而且，这种节奏，是随着挥镰人的力度和强度而变化的，有时急躁，有时缓慢，有时响脆，有时闷钝，你甚至能从镰刀的“嚓嚓”声中，听出挥镰人的心情——挥镰人的喜怒哀乐，在一把镰刀上跳跃。

我觉得，镰刀收割发出的“嚓嚓”声，就是一把镰刀的语言表达，而且是一份快乐的表达：声音不大，是低语，是呢喃。收割丰收的一把镰刀，很低调，像那些低调的农人。

一把镰刀，通常要用很长一段时间，不是三年五年，而是一个家庭的一代人、两代人，甚至三四代人。一把镰刀用久了，镰刀就变小了，一弯，变成了一片，却依旧锋利而明亮，一把镰刀，性格不改，渴望不改。一把镰刀用久了，镰柄包浆，变得光滑、圆润、明净乃至明亮，能照出物象，能映照流淌的时间。有疤节的地方，那疤节，就成了一颗颗明亮的眼睛。它，看着一把镰刀，看着那个挥动镰刀的人；它看物情，也看世情——一把年代已久的镰刀，就有了灵性，有了感知和思想。

等到秋收结束，一把镰刀，就重新被挂在了南墙上。

这只是它短暂的休息，像人一样养精蓄锐。等待着下一次，力量的爆发，锋利的收割——一把镰刀，纵是休息时，也依旧力量饱满，期望不改。

包坚持着。

这是一列摇摇晃晃的慢车，直到第三天早上，火车才行至东莞站，这时，平头男站起来开始收拾行李，他背起背包，手上拎着纸箱，对众人一个个地说着“发财！”“再见！”然后仍对我说着那句话：“别着急，会有办法的。”随后他又面对大家小声说：“其实，我是投奔我表弟的，他在东莞搞物资回收，也就是收废品的。”说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转身走了。

当火车再次启动的时候，我发现平头男仍伫立在站台上，此刻，他挥着右手对我大声喊道：书，书下面，给你的……我连忙拿起放在桌上的《故事会》，只见书底下压着一张五十块钱的票子，上面赫然写着“张小七”三个字！这不是他缝在裤兜里那张纸币吗？待我朝窗外看去，可茫茫人海，哪里还有他的踪迹。

尽管后来我的南方淘金梦破灭了，但正是这五十块钱，解了当时的急难。之后，我辗转到另一个地方，开启了另一种人生。这期间我也曾多次去东莞寻他，却再没遇见，人在囧途，平头男的真情相助给了我多年的美好回忆。



## 人在囧途

吴新生

一侧座位上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泡方便面，也许是嫌辣或是口味不对，那人只尝了一口便放下筷子，站起身来看样子准备把它丢到垃圾桶里。平头男快步来到他身边，一阵耳语之后，他兴奋地端起桶面返回座位，旁若无人地大口吃了起来，我脸红发烫，便头靠椅背闭上眼睛假寐，似乎感觉此刻正在吃面的人是我自己。

车到南昌站已是下午六点，乘务员准时推着餐车蛇行缓步进入车厢又开始叫卖起来：“啤酒饮料矿泉水，饼干泡面火腿肠。”我感觉肚子有点饿了，准备买点什么充饥，手伸进上衣口袋便大吃一惊，钱包不见了，我连忙翻出行李，找了个遍，哪里还有钱包的影子。

我开始沮丧起来，钱包里不但有家里原准备购买肥料的一百元钱，还有我到广州熟人的电话号码和地址，这下子全没了该怎么办呢？我瘫坐在座位上，回想离家进站上车的每一个细节，却始终想不起来在哪里遗失的，我懊恼地捶着自己的脑袋。平头男这一刻安静了，他在旁边观察我的一举一动，大概觉察到我神情异样，连忙问我：“是不是丢钱了？这趟车扒手特别多，我去帮你报警。”不等我回

答，他急忙起身离去。

几个乘客围上来问我掉了什么东西，并开始诅咒该死的小偷。我不吱声只是漠然地坐在那里。不一会儿，平头男领着一个男乘警过来了，瘦高个乘警简单询问我几句便走了。“给！”平头男塞给我一瓶水和一袋面包，说：“兄弟，赶紧吃点东西吧，我看你快一天没吃饭了。”我对他说了一声谢谢。他笑着把话岔开，只说别着急，会有办法的。又说出门在外，要学会防贼防骗防小人，安全第一。说着他侧过身子对着我，解开自己的裤腰带，只见他内衣口袋用线缝着，他双手慢慢从针线缝隙处顺出一个圆纸卷，摊开来是一张面值五十元的纸币，他抿抿嘴说，我老婆特地在我上面写了名字。只见国徽图案下用铅笔写有歪歪扭扭的字：张小七。

当时我对他的话没有一点兴趣，也没有心情听他给我上课，只觉得自己真是倒霉，这个世界真是阴暗复杂，一边敷衍着冲他不停点头表示认同。余下的两夜一天，我除了不停喝着车上免费提供的白开水，再就是一趟又一趟上卫生间，虽然平头男也给我买来盒饭和零食，但我不好意思也不愿领受这“嗟来之食”，只靠他给我的一袋面

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，我跟着人群像随潮水流动的鱼一样涌进了南下的绿皮火车。

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他戴着墨镜，剪着平头，也许是人多车厢内又闷热，他索性脱下外套，露出一件圆领衫，圆领衫上印着一行红字：别理我，烦着呐！因为烦字掉漆少了半边的“页”字，就成了：别理我，火着呐！所以看上去有点滑稽。此刻，他逢人就做广告似的说，他们村的某某在南方一个玩具厂里只干了一个月，就给家里买来一头耕牛。又说他的表弟在那里怎样只用半年就攒够了盖房子娶媳妇的钱。他说他们那儿起早贪黑做一天苦力只挣几块钱。望着他说话时手舞足蹈的样子，再看他圆领衫上的字，我心里暗暗好笑。过了一会，他跟我搭讪起来，盘问我的家庭情况，从哪里来，到哪儿去。

我是个内向木讷的人，平素不善与人交流，而且最恨陌生人问东问西窥探自己的隐私。见平头男俗不可耐，我低下头，拿起一本从家里带出来的《故事会》看了起来。他却毫不在乎，见我面前小桌上放着香烟，毫不客气地抽出一支，点燃吸了一口，吐着烟圈继续跟对面座位上的人神吹胡侃。

车过九江，推着餐车吆喝着卖盒饭的服务员来了，我这才发现已快到中午十二点了。平头男估计是饿了，他拿起餐车上的面包掂了掂，大概嫌贵又放下了，再拿起想想又放下。这时，他注意到过道另